

临夏回族自治州人口与资源环境演进分析

丁建伟

摘要: 本文从探讨人口演进发展与可持续发展间的关系出发,对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人口发展水平与生态环境总能力做了定性和定量比较分析,结果表明两者之间存在着严重的比例失调等问题。在此基础上阐明了现阶段控制人口发展,提高人口素质,减少人口对资源环境压力对于促进民族地区经济繁荣和优化产业结构,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而言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并进一步提出了相应的对策与措施。

关键词: 临夏州.人口.问题、研究

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是在漫长的历史演进中逐步形成的一个以回族为主体,汉族、东乡族、保安族、撒拉族、土族等多民族聚居的集合体。据 2000 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全州总人口为 1829317 人。其中以回族为主体的少数民族人口为 1047809 人,占总人口 57.28%;汉族占 42.74%。由于历史的原因,全州总土地面积 8169.38 平方公里,耕地面积 361.83 万亩。近年来,由于人口增幅迅速,人口、经济、资源、环境等不相适应的矛盾日益表面化,从而严重制约着该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因此,研究临夏的人口问题,探讨解决和优化人口问题的依据和办法,成为实现民族地区文化繁荣和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重要而迫切的课题。

一、人口的历史演进

临夏,古称河州。自秦汉以来,历代统治者在这里设郡置县,驻军移民,大批内地汉民徙居此地。夏、商、西周,临夏为戎、羌之地,战国时期,这里是枹罕羌侯的封邑。汉元狩四年,“汉廷迁移关东贫民于陇西、北地等地,以充实边塞”。西汉始元六年(公元前 78 年),河州境内有 38470 户 14.96 万人。东汉永寿二年(公元 156 年),仅有 3858 户 1.89 万人。晋永嘉末(公元 312-313 年)“吐谷浑迁至陇西枹罕塬”^①。公元四世纪末,我国北方的鲜卑族又大量迁入枹罕(今临夏),并设都建政,同时,其他一些民族如匈奴、氏人也相继迁居这里,公元五世纪初,乞伏氏建西秦于枹罕,对邻邦不断发动战争,“先后掠夺人口 12.7 万户 63.5 万人。”^②迁动的民族有吐谷浑、羌、鲜卑、匈奴、氏、汉等。他们与当地其它民族共同生活,不断改造和开发这块土地,于是逐渐形成多民族杂居的格局。唐开元至贞观年间,临夏为“丝绸之路”南道,西域可汗使者、国使、商人以及其他宗教职业者相继入贡,“往往散行陕西诸路,久留不归”,其中留居河州的也为数不少。由于唐朝政府制定鼓励人口增殖和实行均田制和计口授田的政策,极大地促进了各民族的融合和人口发展。唐武德二年(公元 619 年),河州有 3991 户 12655 人;天宝十一年(公元 752 年),有 5782 户 36886 人。唐末,吐蕃内乱,加之宋初王韶进兵,大肆掠杀河州吐蕃人,造成“河湟没尽空遗丘”的惨淡局面。到宋崇宁元年时(1102 年),人口下降到 1061 户 3895 人。蒙古汗国时期,西域签军、工匠、回回色目人等 15 万人随军屯戍河州。元代建立后,这些人受命从事“屯垦牧养”等活动,“随处入社与编民”,成为临夏境内固定的居民。朱元璋统一中国后,实行移民定边政策,开始将南方汉族陆续迁至河州。明末清初,近 3 万农民起义中的回回人落居河州。清政府为了加强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统治,实行“滋生户口,永不加税”的政策,百姓休养生息,人口得到发展。到清康熙四十六年(1707 年)时,河州人口已发展到了 14.75 万人。同治元年(1862 年),河州人口为 34.78 万人,在连连反清斗争和清政府的血腥镇压下,到同治十三年时,人口总户数减为 27867 户 15.34 万人,减少了 56%。^[3] 光绪十八年

（1892 年），河州人口开始呈上升趋势，人口户数已恢复至 36572 户 29.6 万人。^[4]到光绪二十四年（1898 年）时又减至 19.3 万人，减少了 10.3 万人。民国时期，政治黑暗，军阀混战，民不聊生，人口下降明显。仅 1928 年河州事件中，反动军阀纵兵屠杀回民 2 万多人，河州仅剩 30795 户 16.15 万人。到 1948 年时，临夏人口达 45.99 万人。在 31 年中增加了 144269 人，年均增加 4653 人。

由此可见，历史上临夏人口发展的总趋势是比较缓慢的，且逐起聚落，起伏性大。其规律是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的传统类型，一定时期人口虽有增殖，但一经天灾兵燹，户口锐减，变化剧烈，即增长和锐减相交替，民族迁徙和融合相始终的局面。造成人口聚落的原因，首先是历代统治阶级推行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政策，人民生活十分困苦；其次，严酷的自然生态环境，落后的医疗卫生条件；第三，民族之间无休止的干戈纷争、宗教因素以及少数民族落后的婚姻习俗；第四，频繁而大规模的人口迁徙，虽然加剧了各民族的融合，但导致临夏人口极度的分散。如清代，左宗棠借口 “‘图百十年之安’，强迫甘肃回回民族大迁徙，把河州的 3 万多回回民族移至平凉、静宁、会宁和定西一带。”⁽⁵⁾

二、人口发展及现状

解放后，党和政府制定了平等、团结和互助的民族政策，采取了兴办民族教育事业，改善民族地区医疗卫生状况，在经济上积极扶持，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大力支持等一系列措施，使临夏的经济文化事业得到了长足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人口死亡率下降，出生率增高，自然增长率大幅度上升，人口总量迅速增加，人口再生产模式，呈现出由慢到快再趋向稳定的增长趋势，其发展过程可分为四个阶段（见表 1）。

表 1 1953-2000 年临夏回族自治州人口增长

年 度	净增长人口（万人）	平均每年增长（万	年平均增长率（%）
1953-1963	8.90	0.809	1.035
1964-1981	51.05	2.836	2.556
1982-1989	22.45	2.806	1.882
1990-2000	25.39	2.539	1.465

资料来源：根据 1-5 次人口普查数据统计计算

1953-1963 年为低增长阶段。其中 1953-1958 年，由于国家大规模经济的需要，迁入人口达 2.2 万人，加之行政区划变动增加 1.3 万人，五年间净增人口 9.48 万人。而 1959-1961 年期间，由于 “大跃进”和 “反右倾”及三年自然灾害，造成人口大量死亡和大规模的外迁，人口增长出现低谷，一度出现了负增长。到 1961 年底时，人口从 1959 年的 89.48 万人降至 84.33 万人，减少 5.15 万人，仅 1960 年，全州死亡率高达 55.08%，自然增长率为 -37.65%，而出生率为 17.43%。

1964-1981 年为人口发展的高峰阶段。这一时期正值全国第二个生育高峰期，临夏人口，无论汉族，还是回族、东乡、保安及其它民族的人口发展都呈直线上升趋势。到 1968 年时，人口规模已突破百万大关，达 103.13 万人。1979 年虽然开展计划生育，但是人口发展的惯性作用，临夏人口增长的势头并未减弱，1981 年时人口已飚升至 137.76 万人。其原因，一是经过三年国民经济恢复调整 and 第一、第二个五年计划的顺利实施，少数民族地区生产关系得到变革，生产力得到迅速发展，人口增长加快；二是医疗卫生事业在少数民族地区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一些先进的医疗器械、药品进入民族地区，使少数民族人口出生率和妇女生育水平大为提高，死亡率，特别是婴儿死亡率大为下降；三是受 “多子多福” 等封建传统习惯的影响，早婚早育和盲目多生的现象十分普遍，使人口发展严重失控。

1982-1989 年为有计划增长阶段。由于全面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人口发展得到初步控制,人口再生产逐步从“失控型”向有计划增长的现代化人口发展类型“控制型”过渡,但增长势头仍然过快。出生率由 1982 年的 17.83% 上升到 1989 年的 18.00%,自然增长率由 12.04% 上升到 13.13%,其中 1988 年其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分别为 22.53% 和 16.97%。

1990-2000 年为适度发展阶段。人口再生产增长幅度得到有效的控制。截至 2000 年底,临夏全州总户数 386823 户,总人口 1829317 人。较 1949 年的 704879 人增加 1124438 人,增长 2.6 倍以上,人口总数占全省总人口的 7.15%。与第四次人口普查 1990 年的 1614780 人相比,十年中总人口共增加 214534 人,增长 13.28%,平均每年净增 20762 人,年平均增长 1.21%。^⑥人口规模虽有扩大,但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较 1990 年的 19.21% 和 13.32%,分别降至 15.35% 和 8.99%,处于历史最低水平。其原因是民族地区计划生育政策力度加强,育龄妇女的生育模式和生育观念转变,节育率和计划生育率逐年上升,妇女平均初婚年龄提高,生育间隔年限有所延长,一胎率上升,盲目生育状况得到有效的控制;另外,由于务工、学习、招工、招干、婚姻、商务等原因,有相当数量的少数民族人口向内地和东南沿海各省市迁移和流动。

上述情况表明,1953-2000 年临夏回族自治州的人口,从 80.06 万人,增至 38.29 万户 182.93 万人,以平均每年 1.853% 的增幅向前发展。其中,1990-2000 年年平均增长幅度 1.465%,比全省人口年平均增长 1.32% 高 0.145 个百分点,但临夏州所属各县市的增幅也很不平衡,增幅在 2.0% 以上的有广河县 (2.254%);增幅在 1.7% 和 2.0% 之间的有临夏市 (1.752%)、康乐县 (1.743%);增幅在 1.3% 和 1.7% 之间的有东乡县 (1.419%)、和政县 (1.396%)、积石山县 (1.38%)、临夏县 (1.353%);只有永靖县的增幅最低,为 0.603%,分别比全州、全省人口增幅低 0.862 和 0.72 个百分点。

三、人口发展与生态资源的比例关系

(一)人地关系之间的矛盾十分突出

临夏回族自治州地处青藏高原东部边缘小积石山、太子山的东北麓,属陇中黄土高原区。地形起伏大,丘陵沟壑多,植被条件差。全州总面积 8169.38 平方公里,占全省总面积的 1.79%。其耕地 361.83 万亩,占土地面积 29.53%;荒地 285 万亩,占 23.80%;林地 252 万亩,占 21.04%;水面占 9.70%。人均耕地 1.26 亩。^⑦平均人口密度 224 人/平方公里,是全省平均人口密度的 4.5 倍。按 1985 年的农业人口计算,人均土地面积 9.27 亩,低于全国人均 15 亩、全省 35 亩的占有数。按 1995 年的农业人口计算,人均土地面积只有 6.88 亩。按人均耕地面积来计算,1985 年全州共有耕地 225.61 万亩,人均 1.68 亩,低于全省 3.3 亩的占有数。1995 年耕地 223.33 万亩,人均 1.28 亩。

全州人口由 1950 年的 70.58 万人增加到 2000 年 182.93 万人,净增 112.35 万人,人口每年以 2.25 万的速度递增,耕地却以每年 1400 亩的速度减少。人均耕地占有数由 1950 年 3.25 亩减少到 2000 的 1.26 亩。据国际概算,干旱半干旱地区每平方公里一般能养活 6-7 人,最多只能养活 20-30 人。而临夏州的平均人口密度达到了该数据上限的 6-8 倍以上。人口的剧增与土地的递减,增加了对粮食的巨大需求,造成了该地区人口与粮食的矛盾,加重了食物供给的负担。资料显示,1965-1995 年的 30 年中,临夏州的粮食总产量从 26.4 万吨增加到 35.9 万吨,净增 9.5 万吨,年递增 13%,而同期的人口却由 93.28 万人增加到 177.99 万人,净增 84.71 万人,递增速度为 21%,人口的增长速度远远超出粮食的增长速度,这表明农业生产力发展的巨大成果,绝大部分被新增长的人口抵消。同时,基于人地、人粮矛盾的重压,临夏长期处于贫困地位,一些地方出现了一方水土难以养活一方人的严重局面。

(二)人口承载量过大,资源生态系统不堪重负

1、水资源短缺

临夏州大部分地区为温带半干旱地区，年平均降雨量 537.4 毫米，八月份最多，为 116 毫米，十二月仅为 1.6 毫米，蒸发量为 1471.5 毫米，无霜期 157 天，年日照时数 2467 小时，年幅射热量每平方厘米 120 至 140 千卡，是我省乃至全国最干旱的地区之一。文献记载该地区最早的旱灾是周幽王二年（公元前 780 年）的大旱，造成“山川竭”，洮河、湟水干涸。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 53 年间，旱灾较重的年份计 20 年^⑧（包括 1999 年秋冬至 2000 年春夏的全国北方大旱），具有时间长、范围广、强度大等特点。全州降水量区域分布的总趋势是北部少、南部多。临夏州境内河流纵横，由西向东，由南向北，横贯全境。境内有黄河、洮河、大夏河、湟水、广通河等 30 多条河流，属黄河水系。拥有总水量 336.15 亿立方米，其中过境水 324 亿立方米，占总水量的 96.4%，自产径流和地下水 12.15 亿立方米，占总量的 3.6%。因此临夏州黄土高原区过境水量相对丰富与自产水量短缺形成鲜明对照（表 2）。一方面，过境水量相对丰富，但过境河流蛰居深谷而耕地普遍分布于地形极度破碎的高处，山高水低，山大沟深，土质疏松，土地不平，水土流失严重，造成了干旱地区，增加了对过境水资源的开发利用和灌溉难度，给人畜饮水带来了困难；另一方面，自产水量短缺导致缺水问题十分突出，严重制约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在临夏，自产水人均 683 立方米，仅占全省人均 1510 立方米的 45%，全国人均 2700 立方米的 25%。每亩耕地占有水量 335.79 立方米，低于全省 560 立方米 / 亩的水平，更低于全国 1800 立方米 / 亩的水平。^⑨但临夏全州每年有 45.9 多亿立方米的降水资源（表 2），这些降水资源除少部分（25%-30%）形成初级生产力（指蒸腾用水）外，大部分以地表径流（10%-20%）流失或以无效蒸发（55%-65%）^⑩而损失。因此，充分集水、高效利用这些宝贵的降水资源是解决干旱山区水资源匮乏的根本出路。

表 2 临夏回族自治州水资源情况 （单位：亿立方米）

地区	平均降水总量	地表水资源 (入境+自产)	地下水资源	不重复 地下水资源	多年平均 水资源总量	可开 采量
陇中 黄土高原	514.3			2.94	390.52 (甘肃黄河流域)	
临夏州	45.9	337 (326.0+10.06)	3.78	0.20	337.2	0.68

资料来源：甘肃省计委，甘肃省水利厅.甘肃省水中长期供求计划报告（1996-2000-2010 年）.1996.

2、植被覆盖率低，生态环境功能低下

据文献记载，历史上临夏地区曾是植被良好的繁荣之地。其森林覆盖率 40%-50%。^⑪由于临夏历史上是甘肃农业发展最早的地区之一，开垦的地面广阔，致使天然植被遭到破坏，处于动态平衡的自然生态系统渐次解体，发展转化为农业区。解放后，经过近几十年的水土流失治理和植被恢复建设，植被覆盖率虽有上升，但森林覆盖率仍很低。目前，全州森林面积 15.585 万 hm²，森林覆盖率仅为 11.6%，远低于全国平均 16.55% 的森林覆盖率。^⑫其中，位于黄河上游流域的永靖县、东乡县仅为 3.29% 和 2.92%。全州草地面积仅占地总

面积的 28.25%。草地的植被覆盖度普遍较低，一些地方的草场退化严重，载畜能力不高、生态环境功能低下。一些地方的天然森林和草场、人工林木缺乏有效管护，仍继续遭受掠夺性的利用和破坏，致使水土流失面积有增无减。

3、水土流失严重，土地生产力日益萎缩

近年来，临夏在扩大耕地中，与林草争地、与河争地的现象尤为突出，造成植被破坏，林草消失，导致水土流失和荒漠化。据调查，全州土壤侵蚀面积 6892.14 平方公里，平均土壤侵蚀总量 3092.96 万吨，占土地总面积的 84.37%。东乡县年均侵蚀模数为每平方公里 6742 吨，永靖县 4956.98 吨，植被相对好的康乐县也达 3092 吨。全州 1 公里以上的沟壑 10823 条，全长 15002.62 公里，沟壑密度为 1.83 / 平方公里。因此，在温带半干旱易旱气候条件下以及地表径流并不充分的情况下，强烈的土壤侵蚀不仅造成土地资源的巨大损失，土壤变得贫瘠，而且使可利用土地面积萎缩，土地生产力功能日渐下降，构成临夏农业经济发展最大的制约因素。而截止 2001 年底，全州水土流失治理面积仅为 2601.3 平方公里，治理率仅为 37.7%，尚有 4290.84 km² 水土流失区还未治理。^⑬

上述表明，生态环境的脆弱性和自然环境对人口承载能力的弱化，必然会导致生态恶化和贫困化的日益增长。由于贫困又使人们过快地繁殖人口并不计生态恶化后果，一味向自然界索取物质回报，不仅增大对自然界的人口压力，而且加剧了对自然资源的极度消耗。如水资源匮乏、水土流失、干旱等问题的突兀，使农业生产所依耐的原本脆弱的生产资料数量减少，质量下降、导致土地单位面积产出量低下。可以认为，随着现代化的发展，人类活动的强度和规模将日益加重对自然环境的影响和压力。这种势头如果得不到科学有效的控制，继续走过度开垦以及农林牧用地结构不合理的老路，其结果将会是土地地力继续下降，水土流失更为严重，土地沙化、盐碱化等土地退化和荒漠化现象越发不可收拾。所有这一切，对于临夏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无疑是百害而无一利。

四、人口发展中存在的几个主要问题及应对措施

“人口是一个涉及数量、素质、结构、分布等多方面内容的丰富的总体”^⑭人口问题的大小和严峻程度，“不仅影响到当前社会、经济、环境、资源等能否良性循环，更会影响到未来的可持续发展与子孙后代的生活质量度的保持、延续与提高。”^⑮从临夏州的情况看，上述问题，不仅普遍存在，而且相当严重。因此，为了确保民族地区人口的可持续发展，改善良好的人口环境，应从解决人口自身问题的源头抓起，就是要在降低人口增幅、提高人口素质、改善人口结构等方面下大功夫，走“适度人口”发展之路。

1、关于控制人口增长幅度的问题

1990 年至 2000 年十年间，临夏州的人口发展基本上实现了低出生、低死亡、低自然增长，进入低生育水平阶段，但人口总量大、增长过快的趋势仍很严重。人口的增长速度远远超过了物质生产的增长速度，就是说即使按照不包括向外移动人口的 1.46% 增长率的发展速度计算，未来 50 年，临夏州的人口便要增加 126.95 万人，即由 2000 年的 182.93 万人增长到 309.88 万人。过多的人口，必将进一步增加社会的负担，降低资本积累率，影响生产资本的投入，客观上限制了社会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和人均国民经济产值与收入的增长，对民族地区早日“脱贫致富”奔小康发展战略的普遍实现，以及优化生态环境、合理开发利用资源都是十分不利的，其结果将会延缓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效率和实现现代化的进程。因此，对于像临夏这样一个生产力欠发达，人均资源占有量相对紧缺的民族地区而言，要使人口数量和质量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提高人均占有水平，就必须严格控制人口的过快增长，应努力及早实现与经济、资源和环境相协调的“适度人口”。为此，要继续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地位不动摇，严格执行现行的生育政策。从民族地区的实际出发，坚持“三

为主”、“三结合”，在尊重少数民族的文化传统、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的前提下，建立和完善有利于综合治理人口的工作机制，在提高计划生育的质量上下大功夫；同时还要建立健全利益导向机制和社会保障制度，从根本上解决民族群众实行计划生育的后顾之忧，促进生育观念的转变。逐渐通过稳定低生育水平，实现“数量生育型”向“质量生育型”的转变，尽快把总出生率降至 1.0 左右，实现人口低增长。

2、 关于提高人口素质的问题

在知识经济时代，人口文化素质的高低，直接制约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创新。对人口自身来说，文化素质（特别是妇女）高低与生育率、死亡率、生活质量水平等呈现明显的反比例走势。根据第五次人口普查，临夏州 15 岁及 15 岁以上文盲人数为 595320 人，占人口总比重的 32.54%，占全省文盲人数的 16.53%，表明文盲问题非常严重。全州人口中，接受大专以上教育的人数为 15108 人，占 0.83%；接受高中（含中专）教育的 94803 人，占 5.18%；接受初中教育的 223811 人，占 12.23%；接受小学教育的 586387 人，占 32.05%，均低于全省水平。

以上数据表明，这样水平的人口文化素质，不仅使临夏州的科技创新能力弱，科技进步对

经济贡献率低，而且导致丰富的人力资源难以转化为人力资本，成为民族地区社会、经济跨越式发展和实现现代代的制约因素，甚至影响民族关系和社会政治稳定。因此，建议在未来十年内，要使全州平均受教育的程度和成人文盲率达到和接近全省平均水平，应做好以下工作：首先，在政策上要大力支持。大力发展民族人口基础教育，一方面要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教育方针和民族政策，把发展教育提高人口素质摆在“科教兴国”、“科教兴州”、“科教兴族”优先发展位置，以提高尊重知识、尊重人材的认识水平与执行力度。另一方面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事业要采取扶持的政策，除大学教育在质和量方面完成全省对民族地区的倾斜外，还应把重点放在普及和提高义务教育的质量上，力争根绝文盲。结合本地实际，实行跨地区、跨区域的“知识扶贫工程”，同时还要加强民族地区教师队伍建设；其次，在财政上给予倾斜。把教育经费提高到国民生产总值的 4% 以上，通过设置民族教育专项基金，确保教育拨款的增长要高于财政经常性投入增长，并做到有效利用；再此，要转变观念。加快人才培养，广开人才资源，使人口素质与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

3、关于人口与生态环境不相适应的问题

如前所述，近年来，临夏生态环境建设虽然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初步的成效，但从总体上看，全州以严重的水土流失、土地荒漠化为代表的生态环境的持续退化，导致植被减少、地力削弱、农田蚕食、河床淤积的势头还未从根本上得到有效遏制和扭转。极端脆弱的生态环境和超负荷的人口对该地区构成了双重的压力，人口、资源、环境、发展之间的关系严重失衡，根本上制约着全州生态环境的改善和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为此，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解决临夏的人口发展与生态环境问题势在必行，这不仅关系民族地区的经济繁荣和社会全面进步，而且还关系到西部大开发战略的顺利实施。因此，笔者认为，临夏州实现人口发展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唯一出路，就是在做好控制人口数量，努力提高人口质量，减少人口对资源环境压力的前提下，依靠科学，尊重自然规律，实施生态建设。一是要建立和完善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生态环境建设的配套政策和法律法规，以有力的法律和经济机制驱动生态建设实践。实行更加积极的土地优惠政策，理顺生态建设中的土地责、权、利关系，以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应研究、探索与实践集约化、规模化和产业化的有效实施形式，大力推动生态建设的发展。如：给绿化者无偿划拨“四荒地”；制定享受土地使用权以及土地出租、抵押和继承的政策；对荒山荒坡绿化和退耕还林（草）耕地绿化的经济收益在特定时期内免交农业特产税；允许注册种养、加工、旅游、服务等多种开发性生态建设

股份制公司和养林护绿企业,促使生态建设投资和生态建设力量多元化、社会化,最终实现生态建设与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的良性互动协调发展。二是要建设各层次高效集雨节灌水利工程,合理配置和高效利用有限的水资源。应大力推广高效集雨节灌新材料、新技术,实现降水和径流的蓄集利用,以使既无地下水又无地表水的干旱山区,通过调节集蓄天然降水解决水资源的时空错位问题,实现水资源的就地入渗和拦蓄利用;三是在退耕还林还草的生态建设中,必须抓住国家“以粮食换林草”的历史性机遇,大力调整传统农业产业结构,努力培育替代产业。改革单一发展粮食生产的传统习惯,加快种植业由传统的“粮食—经济作物”为主的二元结构向“粮食—经济作物—饲料作物”协调发展、农牧结合、产供销一体化的三元结构的转变;由单纯的“以粮为纲”的谷物大田耕作制向“以蛋白质为纲”的混合饲养型耕作制的转变,尽快形成新的高效农业产业体系。四是国家应积极引导和扶持建设一批有一定规模的以当地优势资源为原料的精加工企业,实现资源的就地转化与增殖,大大提高工业经济效益;同时还应重视开发以当地独特的人文景观、民族风情、宗教文化为龙头的旅游资源,使资源优势最大限度地转化为效益优势,实现经济跨越式的增长。

参考文献

- [1] [2] 甘肃省临夏西北 临夏回族自治州志[M].甘肃人民出版社, 1993.189. 190.
- [3] [4] [9] 马志勇.河州民族论集[M].第二集.甘肃文化出版社, 2000.15.16.17.23.
- [5] 马正亮.甘肃少数民族人口[M].甘肃科学技术出版社, 1988.71.
- [6] 二〇〇〇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临夏回族自治州手工汇总主要数据[R].临夏回族自治州人口普查办公室.2001.92.
- [7] 临夏州计委.临夏回族自治州国土综合开发整治规划 1995-2000[R].1998.10.
- [8] 郝洪涛.关于甘肃旱灾的思考[J].甘肃政报, 1999.5.33-34.
- [9] 马志勇.河州民族论集[M].第二集.甘肃文化出版社, 2000.23.
- [10] 孙俊杰、冯浩、杨万鹏.黄土高原水土流失综合治理与开发的途径与前景[J].水土保持通报, 1998.18(16).58-62.
- [11] 伍光和、江存远.甘肃省综合资源[M].甘肃科技出版社, 1998.33.
- [12] 张志强、孙成权、王学定.甘肃省生态建设与大农业可持续发展研究[M].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2001.24.
- [13] 临夏州计委.临夏州治理水土流失建设农业总体规划[R].1997.11.10.
- [14] 张善余.人口地理学概论[M].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9.42.
- [15] 张天路.西北民族人口的演进与问题分析[J].中国少数民族人口, 2002.2.9.

The Analysis and Evolution of the Population and The Natural Resources In LinXia Hui Autonomous Prefecture Ding jian-wei

(Center for Studies Ethnic Minorities in Northwest China of Lanzhou University)

Abstract: Based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opulation development and the gradual progress of natural resources. We are analysing state of the art of the population and the total capacity of the natural resources in LinXia Hui Autonomous Prefecture and passing through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comparatively analysis. In essence of view continuable development of the population and the natural resources. It turns out that between them have many contradictions problems of disproportion. Hereby, I am elucidating the reasons for my action of the population control increase, improve on masses's culture diathesis, reduce pressure population for the natural resources accelerating, prospering national economy with each passing day and optimizing setup of production. It must aim at strengthen power of the continuable developing. Farther more, the author also puts forward some approaches and suggestions for carrying into execution.

Key words:linXia;Population; Problem;Study.

作者简介: 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